

☞ 展现这个时代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弘扬这个社会的主旋律和正能量

姓氏的力量

□ 秋实

姓氏如此之重要，

它代表着缘起和关联，

意味着情结和向往，也

迎来了创新和突破

最近发生几件颇有意思的事儿，都和姓有关。

用打车软件叫出租车，两次遇到同一个司机。认出他是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姓：隗。

热情招呼之后，一段悠远的故事就此展开。“天下一个隗，老家芦子水”，意为天下姓隗之人，都发源于北京市房山区芦子水村。明代洪武年间，这别致的姓氏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迁徙来到这里，自此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当年，隗师傅跑运输在山西遇见同姓之人，两边竟走起了亲戚，理由只有一个：一笔写不出两个隗。

而那边厢，我的一位下姓好友正忙着给初生的女儿起名字。他最属意的一个是：卞知鱼。卞音同“辩”，《庄子·秋水》里庄子与惠子的鱼乐之辩，就这样容纳在姓与名的结合里。

起名时围绕着姓做点文章并不罕见。一位姓向的朋友来自四川达州，舅舅叫向前，大姐叫向上，三叔叫向东，表姐叫向西。简单的名字因为这特殊的姓而变得诙谐有趣。

在现实中，不是谁都会拥有一个特别或者小众的姓氏。“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构成了我们朋友圈的主力。但无论哪个姓氏，都代表着缘起和关联，意味着同宗、同源或者同脉。家族记忆与基因也总是浓缩在姓氏中延续。

姓也意味着情结和向往。对于武侠迷来说，独孤求败、西门吹雪、东方不败……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复姓一起成为了经典。看多了金庸和梁羽生笔下的角色，都恨不得自己有一个南宫、澹台、欧阳、公孙这样美丽的姓氏。而不辨中山狼的东郭先生，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也在故事的流传中赋予这些姓氏独特的性格烙印。姓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男孩子会用“以我之姓，冠你之名”来向女孩表达爱意。新时期的姓氏，还迎来了突破与创新。

今年，安徽长丰县推出一项试点：孩子随母姓，奖励1000元。这可不是开玩笑，当地政府希望通过此举淡化传宗接代意识、推进性别平等。

追求两性平等、独生子女们开始组建家庭、单独二胎开放，这些综合因素让更多小夫妻重新思考：孩子跟谁姓？

在孩子的命名权中体现母亲的权利、满足老丈人丈母娘的心愿，与坚持孩子随父姓的争论，让姓氏超越符号意义，成为社会学议题。其实，小夫妻拥有自由的选择权和社会的宽容，这才是一种进步。

有一位叫沙漠的老兄，给孩子起名叫做“沙漠雨燕”，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当成一个姓氏传承下去。我大学好友姓王，嫁给了英国人LEE。丈夫表示愿意从妻姓，这样一来，叫做WANG LEE的他，和被深深仰慕的中国导演李安(ANG LEE)仅一字母之差。到了这一步，姓氏抛下了沉重的包袱，真正变得好玩起来。



文艺，又见灯火闪亮

□ 姜天骄



受人们欢迎和喜爱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什么样子?每个人在进行初次选择时,或许会参考收视率、票房、排行榜等诸多外界因素,但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人们在评价受认可的作品时,更看重的是它带给自己的影响力。

不忘初心

最近,很多许久不看电视的人又回到电视机旁了,为的是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播出不到一周,这部被誉为“反贪大戏”的历史正剧就在豆瓣拿到了9.4分的高分,创造了历年国产剧的最高峰。

《北平》刚播出的几天正赶上北京雾霾肆虐,一些网友禁不住感叹这部作品犹如“蓝天上的阳光,秋季里的清风”,真希望这样的“好天气”多一点,再多一点。

同样引起收视热潮的还有前段时间在央视一套播出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最让片方意外的是许多“来自星星的你”的“星星迷”也成了这部戏的忠实观众,一些年轻人观剧后亲切地呼唤“邓爷爷”,更有一些观众开始自发普及历史知识,感叹“忘记历史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观众所需要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文艺工作者来引领的。“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这句对文艺工作者的忠告在前不久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又一次振聋发聩。当一批又一批的官斗剧、穿越剧、谍战剧充斥荧屏的时候,那些忙着低头数钱的文艺界人士是应该认真反思什么才是文艺真正的希望了。

用7年的时间写成一部剧,可当初却有一拨接一拨的投资方担心这种主题厚重、“稍不留神就会看不懂的剧情”没有市场。《北平无战事》编剧刘和平坦言可以理解,投资方更看重经济效益,但是搞艺术创作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坚持。

让刘和平感到欣慰的是,《北平》的受邀演员中没有一个人因为片酬问题与他讨价还价。几位影视界的“大腕”看了剧本后都愿意以很低的片酬接戏,能够看出大家对好作品的敬意。事实证明,该剧首轮播出就收回了成本,看似严肃的作品一样可以博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七年磨一剑的创作过程也许很难复制,但这或许能给文艺界一些启示,不忘初心,总会有好的回报。

荒野前行

201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让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作品赢得了世界的关注。《暗店街》、《青春咖啡馆》、《地平线》等书籍又像此前莫言的作品一样第一时间在线上线下大卖特卖。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真正阅读莫言、莫迪亚诺的作品是在诺奖盛宴结束以后,这于作者而言不知是喜是悲。1981年的半导体国际学会上,日本人赤崎勇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当时,整个会场没有产生任何反响,甚至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就该研究成果向赤崎勇发出提问。这位如今的诺贝尔奖得主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的落寞:“我孤身一人,在荒野前行。”

然而,能够走出“荒野”的人毕竟是少数。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还有许许多多的作品、作家没有这样一个传播自己的平台,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还在一条落寞的道路上行进着。有些人还在坚持,有些人已经迷失。在铺天盖地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能够守住底线尚且不易,而能在连绵起伏的高原中挺拔成高峰更是难上加难。

村上春树落选诺奖后,日本有篇文章反思自己的国民:“无论是在文艺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愿意进行长期研究和开创全新领域之挑战的人在减少,而希望在短期内获得成果和追逐眼前流行之趋势的人数有所增加。”浮躁或许是这个纸醉金迷的时代的通病,但是每每被阴霾遮住双眼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让我们肃然起敬。

杨丽萍在舞蹈《孔雀》最后一幕下雪的场景中,“觉得自己羽化成了雪花。”“哪天我不在了,我的作品也还要在。”

军旅文艺工作者阎肃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清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柔川夜雪,‘月’是边关冷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院长曹禺先生有一句话:戏散了,人走了,我竟然看着空荡荡的舞台……

谁的时代

“家乡有个小石匠,参加土改入了党,头戴竹叶帽,身穿百姓装,穿着草鞋干革命,创建了滇西大粮仓。一身泥一

身汗,大官他不像,像什么?像个种田郎。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做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雪健一直记得他在拍摄电影《杨善洲》时听到的当地百姓自编的歌谣。

短短几句词,把人物勾勒得特别鲜活。所以李雪健一直信奉着艺术创作要到人民群众中去行走、倾听、观察、体验和思考。

《焦裕禄》、《杨善洲》、《横空出世》、《中国轨道》……连李雪健自己都承认,熟悉他名字的人也许未必熟悉他所拍摄的电影。可是作为一名人民艺术家,如果连他自己都不去触碰这些角色,还有谁呢?或许李雪健的答案不是职责、道义,当人们厌倦了《小时代》的浮夸和躁动,终有一日会去欣赏大时代中的真善美吧。

今天,当更多的人去关注文化产业的时候,文艺很可能会在金钱面前摇摆不定,很多人会说主旋律、正能量没有市场,不赚钱的艺术没有存活的空间。

可是在国庆期间,一位澳大利亚留学生发起的微博话题“我和国旗合个影”,动员全球华人与国旗合影写下祝福,却在短短一个月里红遍全球,阅读量4.3亿,跟帖27万条,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导演翟俊杰认为,我们的作品要艺术化地传播正能量,而不是说教和口号。以抗战题材的影片为例,要力争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像国外的影片《巴顿将军》、《甘地传》、《珍珠港》,就拍得好看,要学习。”

鲁迅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值得文艺工作者倾注全部思想和感情去体验、去创作,放飞想象的翅膀,脚踏实地的大地,去创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展现这个时代的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中国台风博物馆

“玩转”台风

□ 江志伟

它首开国内灾害旅游

的先河,是一个台风观测

与研究的工作室

全国首家气象灾难博物馆——中国台风博物馆,坐落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岛西南面的拷门海堤大坝上,这里“无风三尺浪,有风浪过岗”。岱山属北亚热带南缘季风性气候,历来屡受台风侵袭,频遭暴雨冲击,而岱山的拷门海堤,则素有“浙江防台第一坝”之称,同时更是全国防台的重要前线。

台风,溯源于热带海洋的强烈涡旋,也称“飓风”、“风暴”、“风潮”,为世界灾害性天气系统。随着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台风的神秘面纱正逐渐被揭开。因“神秘”而“好奇”,因“好奇”而“馆生”,应运而生的中国台风博物馆因此而独具魅力。

中国台风博物馆是分三期在拷门大坝的不同地段先后建成的,人们俗称为一期馆、二期馆和三期馆。在中国台风博物馆里,人们不仅能看到台风来袭前的生死大撤离,以及危难之中的真情援助等一幕幕沿海军民自强不息保卫家园的“抗台精神”的史实长卷,而且能在“玩转台风”、“阻击台风积雨云”、“与风赛跑”等台风科普互动仿真游戏中,尽情享受科技带来的新知与快乐。

中国台风博物馆的一期馆,位于拷门大坝的北坝头,博物馆的外观造型设计像三艘迎战台风的巨轮,又像三叶抗击台风的风帆,象征着人们乘风破浪的勇气。展馆以图片和实物为主,图片主要展示台风的形成原理、路径走向、被台风肆虐受灾之后的现场等;实物则展示舟山岛民抗御台风的一些原始工具、通讯器材等。

中国台风博物馆的二期馆,位于拷门大坝的东头,博物馆的外观造型设计犹如一个被狂风卷起的巨浪。展馆以互动、趣味、科普、娱乐的表现手法,与一期主馆的静态展示风格形成了互补,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科普效果和目的。特别的是,在展馆二楼的观台厅,临窗而立,能看到拷门外怪岩矗立、礁石丛生的海面,如果在台风到来时登临此处,能直观地欣赏到台风在这个海面上掀起数十丈高的浪头,猛向拷门扑来,并在那些丛生的怪岩和礁石上撞击得粉碎。岱山的拷门处于台风侵袭时的前沿,那种亲睹台风的骇人惊悚之态,能让人充分体味自然的壮蔚景观。可惜,天公不作“美”,我们未能碰上亲自领略台风扑面而来的机会,观台厅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欣赏大海景观的一处前沿平台而已。

中国台风博物馆的三期馆,是一个“亲历台风”的全天候大型仿真模拟系统,通过各种声、光、电高科技手段,让游客体验呼啸而来的风和铺天盖地的浪,以亲身感受台风的凶、险、奇。“听风”、“报风”、“玩风”、“射风”、“骑风”、“摇风”、“援风”、“越风”、“驾风”,堪称玩转台风、戏弄灾害的典范了。

在我看来,中国台风博物馆的最大特点,还是它既具有台风的展示与科普功能,又具有台风的科研与观测的实用价值,在博物馆文化的建设中另辟出了一条蹊径。回到二楼的观台厅,它除了在台风期间供游客们亲身感受台风来临时的壮观场面,还设置有波浪观测站、海岛自动测风系统等一系列高科技仪器,同步输送实时监控数据,同步接受市级气象台全部实时信息,并承担《海塘抗御超标标准波浪能力的试验研究》等科研课题的科研任务,通过信息系统将科研图文传输到省、市、县防汛指挥机构,为防汛防台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台风博物馆不只是一座单纯的博物馆,它不仅首开了国内灾害旅游的先河,更是一个台风观测与研究的工作室。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教蓉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